

青春灵异 三人组之

寄生

jisheng 麦洁/著

忙了一阵子，身上已经出汗了。阿玉抬起光光的手臂在额上擦了擦汗。这时，她惊恐地看见，她手臂上的汗里有层黑黑的沙，仿佛还有些正从她的毛孔里钻出来……



民族出版社

青春灵异 ● 卷之二

寄生

忙了一阵子，身上已经出汗了。阿玉抬起光光的手臂在额上擦了擦汗，这时，她惊恐地看见，她手臂上的汗里有层黑黑的沙，仿佛还有些正从她的毛孔里钻出来……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寄生/麦洁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12

(青春灵异三人组)

ISBN 7-105-06695-4

I. 寄… II. 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6856 号

寄 生

作 者:麦 洁

选题策划:千太阳

责任编辑:千 日

特约编辑:李 昭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门外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100013)

印 刷:北京天竺颖华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9

字 数:210 千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105-06695-4/I·1446

定 价:54.00 元(全三册)

眺望那一片陌生的土地(代序)

盛子潮

某一天中午时分,办公室的电话骤然响起,一个陌生的青年男人的声音,自报家门之后,委婉地提出要求:三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致力于创作恐怖小说,即将出版一套丛书,能否给他们即将出版的丛书写几句话,我犹豫了一下,电话声已沙沙作响,然后就挂了线。

几天后一份快件已搁在我的办公桌上,小心地用剪刀裁开快件,感觉跳出来的是一枚子弹之类的,很像是一部恐怖小说的开头,然而不是。快件内装的不是子弹,而是几篇打印稿,但我确实有一种被击中了的感觉。

从心理学的角度说,恐怖是指人在遭受死亡、疯狂等威胁时所产生的—种高度焦虑的心理状态。在泛文学的意义上,凡描写这种心理状态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称为恐怖文学作品。但是,作为继武侠、言情之后又一轮通俗文学的阅读热潮,恐怖小说显然是指—种狭义的文体样式。在我看来,当代恐怖小说和18世纪末在欧洲流行的哥特式小说是有血缘关系的。哥特式小说的显著特征就是神秘、悬念和恐怖,哥特式小说的一些常用意象——城堡、鬼魂、活尸、吸血鬼等等在今天的恐怖小说中依然是极其活跃的元素。而恐怖小说的另一个源头,我相信是侦探小说。侦探小说的基本审美特征——悬疑性、刺激性和趣味性无疑也是恐怖小说所具有的审美特性。事实上,一些恐怖小说所遵循的基本情节模式就套用了侦探小说“设疑”和“解疑”的经典模式。

当然,今天的恐怖小说不再是鬼魂复仇的描绘再现,也不再是凶险谋杀的斗智斗勇,读霍华德·洛夫克夫特的“太空恐怖”小说,读有“美国恐怖小说大王”之称的斯蒂芬·金的作品都足以证明:恐怖小说早已不是一个吸着母乳而长不大的侏儒。

但是,在今天中国的通俗文化市场上,恐怖小说的前景还不容乐观,或者说,中国当代的恐怖小说阅读市场仍处于一个培育阶段。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我们很难举出国产的、有影响的恐怖小说作家和作品。李异、麦洁、聊聊这三位青年作家有志于在这一片陌生的土地上耕耘播种,并初结果实,凭这份垦荒者式的勇气和执著就让我怦然心动。

说说对三位作者的直观印象。

在这之前,我曾在“中国恐怖文学在线网”读过李异的小说,印象中似乎受斯蒂芬·金小说的影响甚浓,和他心仪的大师作品一样,李异有意对恐怖故事作现实化的处理。读《洞穴》,读《森林之妖:死谷》,你会发现在他的小说中没有明显有悖于常理的超自然描写,和当下流行的多数恐怖小说不同,他的小说不靠具体的意象来获得恐怖效果,而是通过对事件氛围的营造和人物内心的情感碰撞来煽起读者的好奇心,通过悬念和暗示来激发读者对恐怖的想像,读来有一种事件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的错觉。

麦洁和聊聊的小说更多地套用了“怪谈故事”的原型。现实社会的现实事件,为某种虚拟的超自然元素所取代,在描绘荒诞、离奇的恐怖经历的同时,展示具有病态特征的人的邪恶本质。如麦洁的《白天与黑夜》、《虫发》,聊聊的《鬼村》等,在他们的一些作品中,想像和怪谈的成分较多。当然,如何以当代中国人的阅读心理,设置扑朔迷离、悬念迭出的故事情节,抵达令人心灵恐惧的艺术彼岸,事实上是一切有志于恐怖小说创作的作者们所必须直面的一个话题。

有一段话我在几年前一次学术讲座上说过,抄录于此与三位作者共勉:既然我们生长在同一块土地上,而这块土地曾哺育了鲁迅、茅盾、艾青、郁达夫、徐志摩、夏衍、丰子恺等一代新文学大师,同样也诞生了金庸这样的通俗文学大家,作为他们的后人,我们没有理由让他们感到寂寞。

盛子潮,浙江文学学院院长,兼浙江省作协评论创委会主任。国家一级作家,著名文学评论家。

目 录

指甲·药之一	1
怪病·药之二	13
异变·药之三	26
狗 变	40
借你的脸用一用	52
蛇	58
地狱来电	72
新画皮	86
皮 衣	99
沐 浴	111
黑沙·寄生一	130
移动·寄生二	140
虫人·寄生三	153
育蝶·寄生四	168
虫发·寄生五	185
白天与黑夜	204
邪异玩偶	220
杀人游戏	235

④ 指甲、药之一

“是谁这么缺德哟！连头猪都不放过，咱家的猪可是招谁惹谁了？猪是畜牲，这人也是畜牲吗……”

老实是被老婆的叫骂声吵醒的。

他侧着头听了一下，好像是家里养的猪出事了。老实“噌”地从床上坐了起来，披上衣服，脚在地上摸索着，摸索到一双布拖鞋，穿上就跑了出去。

家秀一看见老实出来，就用手更加拼命地拍着双腿：“当家的，你可醒了，你来看看，这猪被人杀了，这人可还有人性没有！”

老实背着双手走到猪圈边上，一眼看见那头白色的约克猪躺在那里，周围流了一地的血，其余的猪都被关进了另一边一个小圈中。

老实打了个寒颤。

不怪老婆那样高声地骂人了，这在乡下，猪被人毒死都不奇怪，可是这样被人杀死，血流了一地，还真是少见，至少他老实就没见过。

这杀猪的人也真是狠心啊！

猪圈边站着几个人，都是村里平时养猪的人家，看着躺在血泊中的猪，不时地摇头，还有人低声议论着，分析有可能是什人干的这事。

老实走到老婆身边，声音不大，却很有威严地对老婆说：“别骂了。”

老婆张着嘴看着老实，一副不解的神情。

老实没理老婆，驱散了看热闹的人，自己打开猪圈走了进去，他仔细地查看着猪颈子下面那致命的一刀。

刀口很小，是个月牙形的刀口，不过两公分来长，刀口的四周已经发白了，皮肉向外翻着，看得出，刀口应该很深，要不，猪不会就这样流血流死的。

猪的死态很安静，老实想了一下，夜里确实也没听到什么动静。

这样小的一个刀口，猪应该不会在短时间内就死掉的，可是，猪为什么没有挣扎呢？

老实不会杀猪，可是也见过人家杀猪，把猪绑了放在长条的案上，用放血刀在猪颈子下面刺进去，然后用盆去接热热的血。大凡猪被绑的时候，都会拼命地叫，拼命地挣扎，到刀刺进猪颈子里，它叫得最凶，然后声音就慢慢弱了，最后，血放完了，猪也就杀死了。

早些年在这村里，每逢过年过节办喜事的，都看到有人家请人帮忙来杀猪的。

老实看过好多次杀猪的场面了。

可是，老实确信昨天夜里没听见猪叫，难道是自己睡得太死了？

老实确信这猪是被杀死的，不是被毒死的，就把猪放在车上，送到镇子上卖肉的王屠夫那里，一头死了的猪和一头活猪的价钱是没法比的，可是，能卖出去就算不错了。

这就是老实不让老婆再骂下去的缘故，不能让人知道他老实的猪死了，还卖给镇上卖肉的。

老实回到家里，猪圈已经打扫得和往常一样干净了，除了少了一头猪，别的和平常没啥两样。

老实转了一圈，就一个人躲到猪圈边上放杂物柴草的小房子里去配猪饲料了。

老实喂猪的饲料并不像一般人家的饲料那样，别人家喂猪的饲料，配方都差不多，大家也都知道那样喂，最不济的，就去买猪饲料来喂或是传统地煮些烂烂的猪食。老实喂猪饲料，看着和大家配的猪饲料也差不多，但是，没谁知道老实到底是如何配猪饲料的。

只是，村里人都知道老实喂的猪长得快，个头大，别人家的猪和他一起养的，就见老实家喂的猪呼呼地长膘。

有人偷偷问老实给猪吃的啥，老实就嘿嘿一笑。

其实，老实配猪饲料特别简单，和一般人家配的猪饲料也差不多，不过，老实配的猪饲料里多了一样东西，至于那东西叫什么，老实也说不出，那是种淡红色的粉末。

现在想起来都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最初老实喂猪和别人家都是一样喂，可就是没人家喂的猪长得快。

看着别人家的猪呼呼地长膘，老实喂的猪还是那个样子，老实甚至还买了一台秤回来，每天把小猪仔放上去称，可是怎么称也没有和他一起买猪仔的老王家的猪重。

那天老实没事，老婆和女儿上镇上做衣服去了，老实一边拌猪饲料一边望着门口。

这时有人出现在老实的视线里，那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他手里拎着几样东西，径直往老实家走来了。

老实抬头看着男人走进来，男人个头不高，有点瘦，剃着板寸，皮肤却很白，白得有点不像是一般人的皮肤。老实当时心里就想，这要是女人长了这样的皮肤，嗨，那些美容用品哪还有地方卖呀。

“表姐夫。”那男人张嘴冲老实喊道。

老实呆了一呆，顺手在衣服上擦了擦，站起来看着男人：“你是……”

“我是小魏啊，表姐夫你不记得我了？”男人笑眯眯地说，“也不怪，这都有差不多十年没见过面了，那会儿还是小顺子刚出生的时候，我来送过礼。”

老实实在想不起来老婆家里有这样一门亲戚，但人家既然上门了，总不能不招待。

老实把那个小魏让进屋里，倒了杯水，递了支烟，两人边吸着烟边聊着闲话。

“表姐她身体还好吧？”

“好，好。”老实吸了口烟，“这不，上镇上去了，和女儿去做衣服。”

“田里的庄稼都还好吧？每年的收成咋样？”小魏吸着烟，很关心地问老实。

“还行，农活不多，我这喂了几头猪，想着以后卖点钱，可是，不知咋的，这猪就不爱长，人家和我这一起买的猪仔，马上就快能卖了，我这几个还是那样，唉，都是一样的猪，一样的饲料，咋着我喂的猪它就不见长膘呢？”老实说到他喂的猪，这话就多起来。

“这猪不长膘？”小魏丢掉手中的烟头，“走走，表姐夫，我和你看看去。”

老实一听说去看猪就来了精神，一边带着小魏往猪圈走，一边问小魏：“你能看出这猪为啥不长膘吗？有方法治没有？”

小魏笑笑没出声，走到猪圈边看了一会儿，问了一下老实配的猪饲料，笑着说：“这猪其实挺正常的，没人家的猪长得那么快，是因为你的饲料配方里比人家少了一样东西。”

“少了一样东西？可是我问了，人家都和我这一样配的猪饲料啊！”

“嗨，这种事情谁会跟你说呀！听说过饲料添加剂没有？就差不多是那种东西。”

“饲料添加剂？”老实呆了一下，“那要去买饲料啊，那成本可就高了。”

“哈哈，”小魏笑起来，他神秘地对老实说：“表姐夫，我那儿有一种东西，比饲料添加剂还好，等我下次给你送点过来吧。”

“好好，那就太感谢你了。”老实一边开心地笑着，一边搓着手，“晚上在这吃饭吧？我去买点菜回来。”

“表姐夫你就别客气了，我这是去张庄送礼的，这不早了，我得走了，下次等我送那东西给你时再吃吧。”

“这，这，这可怎么好，你表姐知道了，会说我的。”老实扎着手看着小魏。

“我真有事，下次我专门来好了。”小魏说着，拿起带来的东西，“这真得走了，时间不早了。”

“好好，那你下次一定记得来吃饭。”

两人说着，小魏就走出门去了，老实乐得扎着手在原地转了几圈，有一会儿想不起来做啥才好了。

老婆和女儿回来，老实和老婆说起这个表弟来，老婆想了许久也没想出来是哪家的表弟。不过，先不管是哪家的了，等下次来见了面可就清楚了。

没几天小魏真的来了，还带了一大包淡红色的粉末，小魏告诉他，这就是比饲料添加剂还管用的那种东西了。

家秀看着小魏，一下子也想不起来小魏到底是哪家的了。

“你还记那个嫁到蓬杨村的表姨不？我就是她儿子，你们结婚那年和生了小顺子的时候，我都来送过礼。”小魏和家秀聊着，“我妈常说，你小的时候她就最喜欢你，常常带着你在村子里转悠，没事就把东家的枣、西家的柿子弄给你吃。”

家秀想不出是哪一门的表姨，但是经小魏这样一说，倒似乎隐隐记得童年里是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了。

“看我这记性，唉，天天只顾着忙活，连自己家的亲戚也记不清了。”家秀不好意思地说。

“没啥没啥，要不是我妈说起你们，我也想不起来那天送礼时从这转一圈了。”

家秀忙着去做晚饭，小魏就教老实用这粉末配猪饲料。

“一大盆的猪饲料，只要加这么一点点就行了。”小魏用一个小小的塑料勺舀起一点点的粉末，加在猪饲料里，“要小心，别把这东西弄得到处都是，特别小心别弄在自己身上。”小魏细心地交代着。

老实——都记在心里。

“按你养那几头猪，这些够你用几年了。等你用完我再送些给你。”

小魏走后没再来过，老实的猪已经养到几十头了，这粉末天天用，看上去也没见少。

老实一边想着一边配猪饲料，他将粉末倒进饲料里，忽然身后有个声音问他：“大舅你这里加的是啥啊？”

老实吓了一跳，他不知道城里来玩的小外甥什么时候进来的。

“嘘！”老实小声说，“别吵，这是喂猪的，可以让猪长大的东西，你可不能出去跟人说啊！”

“好，我不说，可是，你可以给我一点吗？我喂的一只小乌贼就怎么也长不大。”

“好好，你出去玩，等你走时我给你一点。”小外甥得到这答复，满意地走了出去。

老实配完猪饲料，打开水龙头洗手，这时，他忽然发现他的左手食指的指甲缝里有点血，不知道为什么，他轻轻打了个冷颤，怎么弄的，把猪血弄到手上了。

看这手指，老实忽然想到小魏的交代：“要小心，别把这东西弄得到处都是，特别小心别弄在自己身上。”老实那天一不小心，弄了一点粉末在这个手指上。

老实一天都有点心神不宁的，他一直在想：“那个粉末弄到手上会怎么样呢？”

又平静地过了两天，城里的小外甥闹着要回去了。

这是嫁到城里的妹妹惟一的儿子，在老实看来，真是宠坏的，搅得很，想要什么是不得到不罢休的，没谁敢惹这个小霸王。

老实没空，让老婆家秀送外甥南南回去，那小家伙的记性可真好，他跑去找老实：“大舅，你答应给我那让我的乌贼长大的药呢？”

老实呆了一呆，才想起来小家伙要的是什麼，他弄个小塑料袋，给南南装了一点，细心地交代着：“一点点就够了，别喂太多，别弄到自己身上……”

“知道了！”南南抢过塑料袋跑了。

这是个晴朗的夜，有月光照进窗户，照在老实那靠窗边的床上。

老实眨了眨眼，慢慢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躺在身边的老婆睡得像猪，直直地躺在那里，身体有些僵硬，脸

上没有表情，面色有些灰白，仿佛被催了眠似的，一点反应也没有。

老实的脸上木呆呆的，一点表情也没有，月光照在老实的脸上，更显得脸色难看，仿佛发出青色来，青得发着光。老实的目光中有种诡异的神色，嘴角带着一种阴森森的微笑，这让老实看起来好像暗夜里的幽灵。

老实抬起了左手，将左手手掌放在眼前，手指屈成一种古怪的姿势，中指、无名指和小指屈了起来，而食指和大拇指直直地伸着。

在月光的照射下，老实的左手食指的指甲仿佛发着一种银色的光，类似于某种金属的色泽。而那金属般的光泽好像一点点在延长。

仔细看时，却是老实左手食指的指甲正在以极快的速度生长！

这种情景在月光的照射下，极为诡异！

老实的半边脸在月光下，半边脸在阴影中，左手伸在他的脸前，左手食指上的指甲正在生长！极快地生长！

不一会儿，老实的左手食指的指甲已经长到差不多一尺来长了。

一般人的指甲，长到一定长度时就会弯曲变形，可是老实的指甲，笔直的，由于在月光下，还闪着那种金属般的光泽，所以看上去像是一种刀！一种极薄，刀刃两边向内弯曲，横切面类似于月牙形的刀！

老实的眼中闪着极为诡异的光芒，仿佛带着点欣赏地看着自己那异常增生的指甲。

老实慢慢地从床上走下地上，他没穿鞋，赤着脚，保持着那种固定的姿势，左手摆着那种怪异的姿势放在平胸高的地方，嘴角挂着一一种阴森森的笑容。

老实走出房间，径直往猪圈走去。

在月光的照耀下，可以清楚地看到猪圈里，几十头肥肥胖胖的猪正在酣睡，有的还不时地动一下，发出两声那种吃饱后满意的哼哼。

老实打开猪圈走了进去。

猪们听到声音，微微有些躁动，可是，老实一走进去，那躁动就在一瞬间消失了，猪都挨个儿躲在那里，仿佛死了一般，一动也不动。

老实脸上的笑容更浓了，他围着猪慢慢走动，仿佛是一个检阅士兵的将军。

走到一头肥大的约克猪身边时，老实的眼中忽然发出一种寒冷的光芒！

老实蹲下来，用右手抚摸着猪头，仿佛是在抚摸一位美丽的女人，那样的爱惜，那样的欣赏，猪一动也不动，沉沉地睡着，仿佛在享受着老实的爱抚。

突然，老实那举在胸前的左手沉了下去！

左手食指那闪着金属光芒的指甲，一下就刺在了猪颈下！

然后，顺着老实的指甲那月牙形的指甲，慢慢地有血流出，流得很慢很慢。

老实的笑意里多了一种轻松的感觉，他的眼光中诡异更深，然后，他的左手又以极快的速度抽离了猪颈，仍举到胸前。

猪颈项上出现了一个月牙形的刀口，从刀口处有鲜红的血流出，但并不像惯常用如刺一般的杀猪刀杀完猪后，猪血向外如泉般地喷涌，而是慢慢地流着，那血如同是一条细细的山溪，不停地，不停地，流着……

老实站了起来，向外走去，他走出猪圈，关上猪圈的门，站了一下。

指甲上的血已经流到了左手上，老实看着自己的左手，然后，把手放到嘴边，慢慢地吮吸着手上的血。

“啊！”一声细小的轻呼。

老实转过身去，看见猪圈旁边的厕所边上，正站着他的儿子小顺子。

老实向小顺子走过去，小顺子仿佛呆了一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老实走到他面前，伸出右手轻轻地抚摸着小顺子的头。

老实左手的指甲，是在那一刹那回复的，仿佛从来就没长过长，仿佛刚才的那一切都是梦，除了猪圈里的那头肥白的约克猪还在流着鲜红的血，已经流到猪圈的地上，那血在地上慢慢凝固。

老实被人摇动着。

老实的头很疼，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好可怕的噩梦，可是，他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个梦了。老实在被摇了不知道多久之后，勉强地睁开了眼睛。

眼前是老婆的脸，脸上满是气愤和恐惧。

“当家的，快醒醒！你快起来看看，又，又有一头猪被杀死了！”

“什么？”老实一下子清醒过来。

“猪啊，猪又被人杀死了！像上次一样，流了……好多的血……”老婆说话的声音里有些颤抖，眼里的恐惧已经远远多过了气愤，“是谁啊，和我们有什么仇，要这样做呢？”

老实没出声，他很快穿好衣服，把猪拉了出去。

老实想的是，不能让这猪白死了，多少都得卖点钱！

接下来的几天，家里一片沉默，老婆和女儿明显地很害怕，而儿子小顺子却开始躲着老实，没老实在的时候，那孩子就像往常一样，可是，只要一看到老实，他的眼中就露出恐惧来，仿佛老实是什么怪兽一般。

小顺子并不确切地知道他为什么会怕老实，他只是害怕，一看到老实就恐惧地浑身发抖。

老实家的猪开始像得了瘟疫一样，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死掉一头，死法都是被刺了一刀，血流尽而死的。

猪死的时间都是夜里，但是，到底会隔几天死一头，老实始终没找出规律，有时候连着两夜都有猪死，有时候十天半个月也不会死一头。

老实也有几次夜里守着，可是，最后什么也没发生。

家里的气氛越来越沉，每个人都有种说不上来的恐惧感，老实自己也是一样。

几十头猪死了一半了，老实沉不住气了，老婆和女儿不愿去喂猪，一听到猪字都害怕地发抖，儿子总是躲着老实，除了老实，每个人走路都绕开猪圈走。

老实觉得自己也快崩溃了。

一天，老实一下狠心，和老婆商量了一下，把剩下的猪全卖了，虽然这些猪现在还不够肥大，卖了有些划不来，但是，死了的猪卖了更不值钱，而且，这事出的，让全家都跟着担惊受怕的，不如卖掉来得爽快。

猪卖了，老婆和女儿都松了一口气，只有儿子，仍是躲着老实。

也许过几天没出什么事儿子就好了，老实心里想。

小顺子仍是害怕，仍是不敢走近已经空掉，却仍存在着的猪圈